



海
明
威
全
集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海明威 著
翟连珍 译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海明威 著

霍连珍 译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
翟连珍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 6

(海明威全集)

ISBN 978-7-80765-6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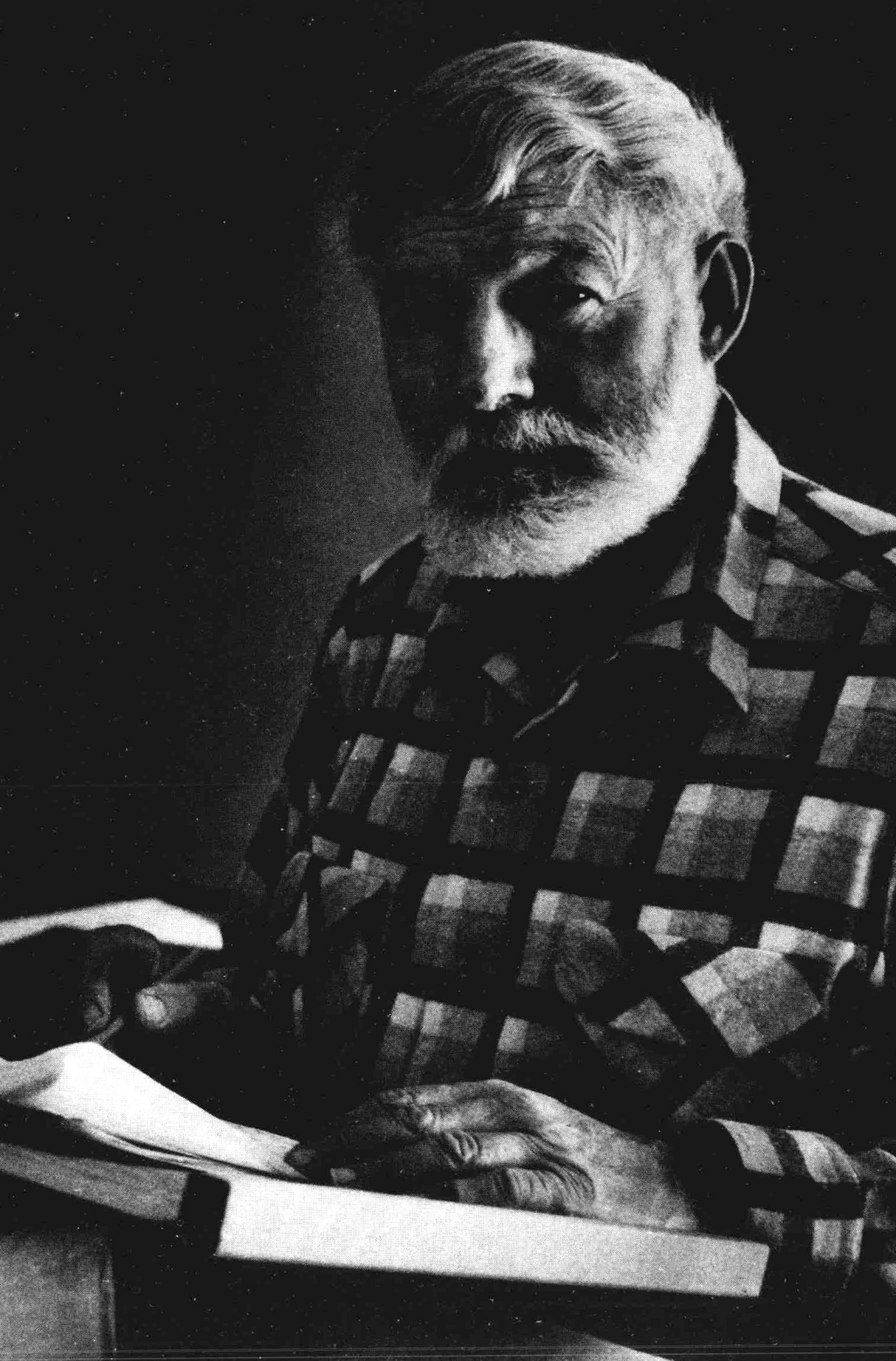
I. ①丧… II. ①海…②翟…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20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5
字 数 473 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本书献给玛莎·盖尔霍恩^①

^① 玛莎·盖尔霍恩(1908-1998), 美国作家, 记者。1940 年与海明威结婚, 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图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儿；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①

—— 约翰·堂恩

^①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于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第一章

在树林中，他匍匐在褐色的、积满了松针的地面上，手臂交叉，支撑着下颌；头顶的高处，风呼啸着穿过松树梢。他所在的山坡坡度并不大，再往下些却变得很陡峭。远处，黑黝黝的柏油路曲曲折折地穿过山口。同一个走向上，还有条小河，一家锯木厂坐落在山口远处的河边。拦水坝在泄水，在夏天的阳光照映下，泛着白光。

“现在看到的那边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正是。”

“我想不起来了。”

“我们说的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

他将影印的军用地图在地上摊开，仔细观察起来。结实的矮老头儿在他肩后探着身子也在看，老头儿穿着硬邦邦的灰裤子和农民的黑外套，脚上蹬着一双绳底鞋。他刚爬山时累得气喘吁吁，正在歇

息，一手搁在沉甸甸的背包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带来了两个。

“照这样说来，在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儿说，“山口一带因为地势平坦，所以水流并不急。再往前，公路拐进林子里就看不到了，那里地势陡然低了，有个很深的峡谷……”

“这我还有印象。”

“那座桥就在峡谷上面。”

“哪儿有他们的哨所？”

“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在锯木厂那边。”

这个年轻人停止了研究地形，从他已经退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的口袋里掏出望远镜，将镜片用手帕擦了擦，随着焦距的调整，目镜中的景象很快变得清晰起来，锯木厂的木板也能清楚地看到了。他还看到在门边搁着一条长板凳、敞棚里的圆锯、后面的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一段滑槽，小河对面山坡上的木材可以通过它运下来。望远镜里的小河清澈而平静，从拦水坝泻下来的水打着旋涡，激起的水花随风散向空中。

“看不到岗哨。”

“锯木房里在冒烟，”老头儿说，“晾衣绳上还挂着衣服。”

“这些都看到了，但没看到岗哨。”

“他可能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道，“那边现在比较热。他也许刚好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有这种可能。还有一个哨所在哪里？”

“就在桥下方，养路工那个小屋边上，距离山口大概五公里的地方。”

“这里有几个士兵？”他指着锯木厂问。

“可能有一个班长带着四个兵。”

“下面呢？”

“比这儿要多些。这个我可以打听清楚。”

“桥头那边呢？”

“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一边一个。”

“我们还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找来多少人？”

“需要多少，我就可以召集多少，”老头儿说，“现在就有不少人在这一带的山里。”

“大概多少？”

“一百多个总是有的。但他们都是三五個一拨分散开来的。你估计得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测清楚了桥的具体情况再跟你说。”

“你打算现在就在桥那儿摸情况吗？”

“不。现在我得找个地方将炸药隐藏起来，等到我们行动的时候再去取。把它藏在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离桥的时间别超过半个小时。”

“这个容易，”老头儿说道，“咱们准备去的地方到桥头全是下坡路。不过，现在老老实实爬完这段山路才是首要任务，你这会儿饿吗？”

“还真是饿了，”年轻人说，“但是，我们还是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给忘了。”他竟然记不住别人的名字，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名字叫安塞尔莫，阿维拉省的巴尔

科城听说过吧？那里就是我的老家。那个背包我来帮你拿。”

这个年轻人，瘦瘦高高的，长着一头亮灿灿的金发和一张满是岁月印记的脸。他身上那件法兰绒衬衫晒得已经退了色，配着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把一只胳膊伸进背包一边的皮带圈里，沉甸甸的背包被他一甩就背上了肩头，接着，他将另一只胳膊伸到另一条皮带圈里，好让背包的重量能全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已经背好啦。”他说，“咱们现在该怎么走呢？”

“爬山。”安塞尔莫说。

背包沉甸甸的，他们弯下腰，一步步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攀爬，汗水不听话似的在身上流淌。年轻人看到林中根本没有路的痕迹，但是他们依然艰难地向上攀登，一直绕到前山。这时，一条小溪横在眼前，他们跨了过去，然后老头儿稳健地踩着溪边的石块向前走去。这会儿，山路愈发陡峭，爬山的难度更大了；到后来，溪水似乎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边直泻下来的，于是老头儿在悬崖下停住了，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还能继续走吗？”

“没问题。”年轻人回答。他被汗水浸透了，这一段陡峭的山路，让他大腿的肌肉都抽搐起来。

“你在这里等我。我先去召集他们。你现在带着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肯定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如何称呼你？”

“罗伯特^①。”年轻人回答。他将背包卸下，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就这样，你在这儿等着我，罗伯特。我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到下面桥头，你打算继续走这条路吗？”

“不。还有另一条路通往桥头。那条路近一些，走起来也比较容易。”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看着办吧。这里要是感觉不合适，我们就再换地方。”

“我们伺机行事吧。”年轻人说。

他在背包旁边坐下来，看着老头儿在悬崖上攀登。这悬崖并不是很难攀爬，而且年轻人发现老头儿似乎对这条路很熟悉，因为他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的地方，这番利索模样，年轻人就能看出来。然而，在上面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痕迹，想来待在上面的人一向非常谨慎。

年轻的罗伯特·乔丹这会儿感到饿极了，同时又心事重重。挨饿已经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担心却不常有，因为他对个人的处境一向不怎么放在心上，况且经验告诉他，想在这一带进行敌后活动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能有个好向导，不论是在敌后活动，还是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梭，都会变得容易很多。问题在于一旦被敌人抓住，事情就糟糕了；此外，就是判断能够信任谁的问题，要么对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完全信任，要么一点儿也别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得拿定主意。这些都不能让他犯愁，还有其他的问题在等着他呢。

① 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西班牙语语法的音译。

这个安塞尔莫从来都是个称职的好向导，他走山路的能力真强。罗伯特·乔丹自己也称得上是走山路的高手，但是，他从黎明开始就一直跟着安塞尔莫走到现在，就知道即便自己累死也决比不上这老家伙。罗伯特·乔丹充分信任这个安塞尔莫，唯独除了判断力。他目前还没机会去考量这老头儿的判断力究竟如何，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怎么做是由他自己来拿主意。不，他不会因为安塞尔莫发愁，而炸桥这件事也不见得比很多其他的事更难办。不管是什么样的桥，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他都会炸。各种大小、各种结构的桥，可以说没有他没炸过的。纵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说的还大两倍，这两个背包里隐藏的炸药和装置也能够将它全炸掉。他记得曾走过这座桥，那是在一九三三年，他徒步旅行前往拉格兰哈的时候。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他曾听戈尔兹给他读过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并不值得炫耀，”当时戈尔兹说，拿着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给他指点着，在灯光照射下，能清楚地看到他光头上的那条伤疤，“你明白吗？”

“是的，我懂。”

“根本就是两码事。单纯的炸桥只能说是一种失败。”

“是的，将军同志，我明白。”

“我们的目标是根据进攻发动的时间来炸桥，也就是说得在恰当的时刻炸桥。这一点你当然很清楚。这就是你的任务，这就是你的权力。”

戈尔兹看看手中的铅笔，然后拿着它在牙齿上轻轻地敲了敲。

罗伯特·乔丹静默无言。

“这就是你的任务和你的权力，你得明白这一点。”戈尔兹接着

说，并对他点了点头。戈尔兹又用铅笔在地图敲了敲：“那同样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不能做到的。”

“将军同志，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已经有过很多次这方面的经历了，怎么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可以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动？有什么可以保证此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可以保证此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可以保证发动进攻的实际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个小时？有哪一次进攻是按计划进行的？”

“如果是你指挥进攻，肯定能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我只是发动而已。”戈尔兹说，“但我确实是指挥不了，炮队不归我管，我必须得提出申请。即使我要求的有些东西他们从没给我，那都是些小事。还有其他的呢，这些人的作风你也知道，咱们没必要详谈。不过总是会出问题，总受到某些人的干扰。你得明白这一点。”

“那炸桥什么时候开始？”罗伯特·乔丹问。

“进攻开始之后。等进攻一开始就炸，绝对不能提前。这样，就不会有增援部队从那条路上赶来支援。”他用铅笔指着那条路，“那条路上开不上来援兵，这一点我必须得到肯定。”

“进攻是什么时候？”

“我会通知你的。但是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期和时间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参考。进攻之前你就得做好充分的准备。战斗一打响也就是炸桥的时候，明白吗？”他拿着铅笔指了指，“他们增援兵力只能通过那条路展开进攻。他们的坦克、大炮和卡车只能从那条路开到发动攻击的山口。我必须得到肯定答复，桥一定得炸掉。一定不能

提前，要不然，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有时间将桥修好，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进攻一开始，那座桥就必须炸掉，这点我必须得到保证。只有两个岗哨，这次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回来，据说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去了就会明白的，在山里有他们的人。到时候你需要多少，就找他要多少。在保证人手够用的前提下，一定得尽可能少用人。我没必要告诉你这些事情。”

“我怎么确定进攻已经开始？”

“这次的进攻将投入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并且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不聋，是吧？”

“这样说来，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以不：飞机一扔炸弹，就说明进攻开始了？”

“你不能总是这样想，”戈尔兹摇着头说道，“不过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次进攻是我布置的。”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不得不说我并不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是很喜欢它。如果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出来。”

“我一定会去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一定会做好的。”

“这正是我要确定的。”戈尔兹说，“不能让任何东西通过那座桥，这点绝对要保证。”

“明白。”

“我不喜欢用这样的方法要求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戈尔兹继续说道，“我不能命令你做这件事，我知道你将可能因为我提出的条件而逼迫去做些什么事情，我仔细地解释以期你能明白，明白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本次任务的重要性。”

“你们将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如果桥被炸了的话？”

“我们一过去，就会立即把桥修好。这次的军事行动复杂而漂亮，同以往的一样。这次的计划是在马德里制定的，是那位失意的教授——维森特·罗霍的又一杰作。我向来都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进攻，这次也不例外。即便如此，这次军事行动依然是大有可为的。较之以往，我对这次行动更为看好。只要能把那座桥炸掉，这一仗我们就会有更大的胜算。塞哥维亚将会被我们拿下。来，我来指给你看是个什么情况。你看到了吗？那个山口的顶端可不是我们这次进攻的目标，但我们必须守住它，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在远远的那边。看——这里——就像这样——”

“我还是别知道了。”罗伯特·乔丹说。

“很好，”戈尔兹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在那边思想负担就可以小一点儿，对吗？”

“将来不管出现什么状况，绝对不会是我泄露的，不会是我。”

“确实是这样，”戈尔兹拿着铅笔敲敲自己的前额，“许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你必须知道的，那就是有关桥的事，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我相信你，”戈尔兹说，“我不再给你多说什么了。现在，我们来喝点酒吧，说了这么多的话，我感到渴了，霍丹同志。用西班牙语念你的姓氏很有趣，‘霍丹’同志。”

“那您说‘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如何发音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笑着说，就像得了重感冒似的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霍茨’，”他低沉而沙哑地说道，“‘霍茨将军同志’。如

果我早知道在西班牙语里‘戈尔兹’是这样念的，在来这里打仗以前，我就会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点的名字了。我早知道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怎么样一个名字都行，但是偏偏就取了‘霍茨’，‘霍茨将军’。现在再想改已经来不及了，你喜欢从事敌后游击工作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张嘴笑了，“户外活动对身体是很有益的。”

“我在你这个年龄段时，也很喜欢。”戈尔兹说，“别人告诉我，你炸桥有一套，比较科学。只不过是听说而已，从未亲眼见过。或许也不会出什么事，你真炸过桥吗？”现在，他在挑逗罗伯特·乔丹。“喝这个。”他拿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炸过桥？”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有时候’这样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说啊。行了，咱们不要再谈论这座桥啦。有关这座桥的情况，你现在应该相当清楚了。正因为我们极其认真，所以才可以开些大玩笑。听着，在火线另一边你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多余的精力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赞同。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非常不正规，对了，你的头发确实需要理一理了。”

“我的头发理得挺好啊。”罗伯特·乔丹说。要他把头发全剃掉，像戈尔兹那样顶个光头才见鬼呢。“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姑娘想都别想了。”他阴郁地说。

“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完全不用，”戈尔兹说，“你的头发剪得很好。我逗你的。我们是

非常不一样的。”戈尔兹说着又将酒杯斟满。

“你考虑的事情从来不单单是姑娘，我压根儿就不考虑，为什么要考虑呢？我是将军，所以我从来不考虑，不要引诱我去考虑。”

有个坐在椅子上的师部人员，正在仔细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他对戈尔兹大声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很费解。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戈尔兹用英语对那个人说。接着，他又对乔丹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是因为我非常认真，才可以开玩笑。你现在把酒喝完就动身吧，明白吗，嗯？”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

他们握握手，乔丹敬了礼告别，出来上了一辆师部的汽车，发现老头儿已经在里面等他等得睡着了。这辆车载着他们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依然在睡觉，又上了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最后抵达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个小时才动身。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那张脸特别白，就像永远晒不黑似的，鹰一样精明的眼睛，大大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光头上有很多皱纹和伤疤。明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黢黢的公路上，部队将要在哪里集合，两行长长的车队，在夜色中装载着步兵；背着沉重的装备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抬着他们的枪支装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长平板车。在深夜让这一师兵力全都出发，调动布置，为进攻山口做准备。他不愿意考虑这些事，因为这不能算作他的事，那是戈尔兹该考虑的事。现在只有一件事情等着他去做，那才是他应该用心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周详细致，把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考虑到，怎么都不能犯愁。犯愁和恐惧一样糟糕，只会让事